

歷史空間 示範

李恩柱

顏伯燾做過好幾個省的封疆大吏，在晚清算是一個人才。《清史稿》云：「顏伯燾，字魯輿，廣東連平人，巡撫希孫孫，總督檢子。嘉慶十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」接着又云：「道光二年，出為陝西延榆綏道、督糧道。歷陝西按察使，甘肅、直隸布政使。大軍征回疆，以轉運勞，賜花翎。署陝西巡撫。十七年，授雲南巡撫，改建滇池石閘，農田賴之。兼署雲貴總督。伯燾累世廣疆奇，嫻習吏治，所至有聲。」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鴉片戰爭爆發。九月，顏伯燾繼鄧廷楨為閩浙總督。後，廈門抗英保衛戰失敗，鼓浪嶼、廈門相繼失陷。道光皇帝責備顏伯燾「不能預防倉促失事」，下詔降為三品頂戴留用，革職回廣東連平縣老家閒居。

古今談

太陽公公

中國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相當自由，沒有多大壓力。中國沒有統一的宗教，你愛信甚麼教就信甚麼教。但是在這信教自由的氣氛中，人們卻又愛拜神。拜神，也不一定是拜同樣的尊神，滿天神佛，敬拜就是了。所以有人說中國人的宗教是多神教。手頭有一本日本人窪德忠著的《道教諸神》，這位作者對中國的民間敬神活動下了一番功夫，集中了許多資料，像彭祖、八仙、玄天上帝等等都有，頗有趣味。這本末附有《神明一覽表》，看了一遍，頗為意外。玉皇上帝、神農大帝等等大神固然有（還附有民間的俗稱。例如玉皇大帝稱「天公」、神農大帝稱「先帝爺」）、黃帝（軒轅氏）、北斗星君、司命真君（灶君公）等等，都是大神。「土地公」是福德正神。如果都敬拜，一年到頭真的忙不過來。

《清史稿》這類正史可信，難道作為自敘年譜的《道咸宦海見聞錄》，就不公正？就是以個人情感統率理性的文字？正史除有粉飾太厚之病，而且常因宏大敘事，剪除一些有血肉的資料，也因某些忌諱，故意放大或縮小一些材料的價值。顏伯燾其人其事，《清史稿》與《道咸宦海見聞錄》是可以參看的。據說，道光四年，顏伯燾任陝西延綏道時，倡議刻制碑文：「吏不畏吾嚴，而畏吾廉；民不服吾能，而服吾公。公則民不敢慢，廉則吏不敢欺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」。文字好則好矣，但這不足以證明其清廉。一位官員廉與否，不僅要看其擁有財產的多寡，還要看其財產收入是否取之有道。這些與說教，與自我表白，與形象工程全無關係。歷史上那些貪官，哪一個不是滿嘴仁義道德，一肚子男盜女娼。《道咸宦海見聞錄》記，道光二十二年的三月，顏伯燾閩浙總督的官職被撤，返鄉時途徑漳州城：「至初一日，即有打夫過境，每日總在六七百名，至初十日，余與英鎮迎至十里東郊，大雨如注。隨帥兵役，抬夫、家屬、輿馬僕從幾千名，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頓，酒席上下四百餘桌。帥有親軍營三百人，感恩護送回粵，沿途皆須酒飯犒勞，是以酒席數多。」這段記述頗詳細，非親歷親見，坐在書齋裡是想不出來的。被革職回原籍的顏伯燾，竟然如此勞師動眾，金銀細軟竟然多得這樣駭人聽聞，真是丟官不誤發財，即使丟了官，仍然可以過一生滋潤的生活。《道咸宦海見聞錄》曰：「吏治之壞，至閩極矣！」這話也許有點誇張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張集馨信了。有的研究者稱，顏伯燾是個直言快語的人，難免傷害別人的自尊心。言外之意，張集馨很可能對顏伯燾有看法。誰說的對，張集馨早已作古，對證是求不來了。不過，張集馨並沒有說顏伯燾是個貪官，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。然而，晚清社會的「吏治之壞」，正好可以從張集馨的寬容心態看出來。顏伯燾回原籍時行李輻重之多，場面的鋪張、家眷之眾多、排場的講究，令張集馨這樣的官員震驚，不消說，更令普通人瞠目結舌。地方政府為接待顏伯燾過境，耗資一萬餘金。但張集馨並未用「貪」字形容顏伯燾，《清史稿》對顏伯燾評價頗高。可見晚清對貪腐寬容到何



顏伯燾 網上圖片

種程度，權傾一方的統治者貪腐到甚麼地步！達到甚麼程度為「貪」，操守至何種地步為「廉」，真讓人一頭霧水。有道是有樣學樣。封疆大吏的做法必然起着教導作用，下級必然模仿。一級傳一級，大清國不滅亡才怪。四川犍為縣知縣朱在東被撤職後，查出虧空九萬餘兩。朱在東因手裡把握賄賂歷任將軍、院、司、道、府的印簿證據，揚言要上京告狀。這麼一來，案情「牽涉大員」，總督琦善也無從下手，最終還是草草了之。晚清國庫空虛，國家無力支持官僚體系，官員的收入主要來自約定俗成的「陋規」。同時大行捐班，誰拿的錢多，誰得到的官位就大。這種環境下為政，官吏怎麼可能廉潔？當然，最根本的，是有幾千年歷史的專制統治。這種治國方式，皇帝是主子，臣民是奴才，而且是奴性十足的奴才，官吏需要的只是「忠於」皇帝，只要讓皇帝高興就可以了，老百姓頂個屁，國家興亡更與他無關。於是，不撈白不撈，「貪腐」者撈取的可能比顏伯燾多得多。於是，沒人認為顏伯燾是「貪官」甚至讚其「清廉」。可以想見，顏伯燾之後的大臣會貪而不止，這個活生生的例子，抵得過一打倡廉的詔令。只要不被抓，就是好官。《清史稿》曰：咸豐三年（1853），咸豐皇帝感念顏氏於國有功，準備重新起用，可惜顏氏不久病逝。「子鍾驥，宣統初，官至浙江布政使。」（識貪，十三）

吳羊璧

三月十九日，是「太陽公」生日，這本書注為「太陽星君」。一見「太陽公」，我的興趣來了。我小時見母親每年到了這日子就拜太陽公。拜祭的方式與拜祖先拜神都不同，不是在屋裡向神位拜祭，而是在大太陽下，端上一盆祭品（簡單的肉、魚，聊表心意，在露天，找了個較好的位置，然後向天拱手拜祭，「儀式」簡單，這是每年這日必做的。我問過為甚麼拜祭太陽公公，母親說這是太陽公公的生日。更多的，她也說不出來了。後來，從歷史知識中才知道了。原來，三月十九這一天，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的死日。民間紀念明朝（也可說是對滿清入主中華的抗拒），就把這一天說成是太陽公公的生日，年年此日拜祭，拜的其實就是崇禎皇帝。崇禎的對頭是農民起義者李自成、張獻忠。歷代王朝的更換，都是由農民起義。中國老百姓真實是很好對付的，生活過得去就行了。但明朝這時候已十分腐敗，又遇荒年，農民處處起義。崇禎是明朝最後的一個皇帝，「亡國之君」。但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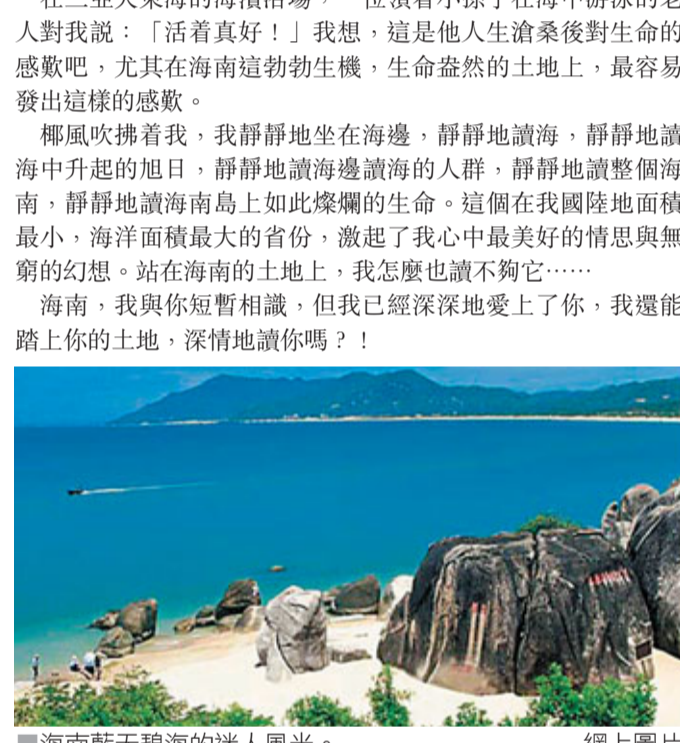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句話廣為人知，當李自成兵臨京城的時候，他召開臣商議對策，沒有一個人能出主意，他這時嘆道：「朕非亡國之君，諸臣盡亡國之臣耳。」就在這時候，他可能已經想到要面對上吊的下場了。明朝宦官為患，很不安定。崇禎做皇帝的時候，天下已經很亂，高迎祥、張獻忠、李自成等各地紛紛起義，聲勢浩大。崇禎八年，各地的起義農民軍十三家、七十二營，在河南祭陽聚會，本來分散作戰的起義軍至此協同作戰。崇禎帝安排各路軍為「十面網」，對起義軍進行圍剿，這時他的詔書中有一句話：「暫累吾民一年。」這句話，說明他心中有着對老百姓的關心。崇禎的軍隊一度勝利，農民軍退入山區。但是這時清兵見有機可乘，已經大舉進入長城，分路南下，崇禎朝廷沒有法子應付內外的進軍，李自成又提出「迎闖王不納糧」為口號，各地饑民紛紛投入。朱明皇朝到了絕境。崇禎十七年，三月十五日，農民軍已進北京。十九日，城破，崇禎帝在萬壽山上吊，遺書說：「朕死，無面目見祖宗地下……任分裂朕屍，毋傷百姓一人。」他是一個比較沒有作為的皇帝，但就這樣上吊了。百姓以「太陽公公」來紀念他，因為他還是一個不太壞的皇帝。

生活點滴

蒲繼剛

去海南看那藍藍的海

去海南島，去那裡看藍藍的天、藍藍的海、白白的雲，去領略海南的椰風海韻，是我心中一個蘊藏了許久的夢。在某年的12月，我終於實現了這個夢，來到了海南。一下開往海口的船，一股熱浪撲面而來。這時，北方已是白雪皚皚、冰封千里，就連我居住的中原地區——秦陽，也已經下了一場大雪，怕冷的人們早已穿上了厚厚的棉襖。而海南島上，北回歸線上熾熱的太陽卻灼得人的皮膚生疼。我穿着泳褲，坐在三亞大東海的沙灘上，沙柔柔的、白白的，海浪輕輕地從遙遠的天盡頭搖過來，搖過來，輕輕舐着我的雙腳。大海似乎在和對我說話，又似乎在向我述說，我似乎已走入那個夢境，海天一色，海和夢境包圍着我。這個夢境很真實，我乾脆躺下來，讓海浪輕輕舐着我的全身。我細細睜起眼睛，望向藍藍的天。雲低低的、白白的，飛快地飄過來，太陽在雲層中急遽穿梭，快要鑽出雲層時，在雲的邊緣幻化出迷人的七色光，讓雲彩變得五彩繽紛，我不由得想起生命的燦爛與生命的短暫。生命該怎樣去生？該怎樣去死？該怎樣讓有限的生命保持它應有的活力？活出生命的質量與力度？我又望向岸邊，遠處的椰子樹搖曳着，如同婀娜的少女翩翩起舞，眼簾裡到處是綠樹、紅花，和躍動的勃勃生機，讓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是的，海南的生命如同燃燒的赤碳！生命是不怕開敗的花朵，秋天枯萎，春天再開；生命是湧向岸邊的海浪，摔碎了，又接着湧過來。生命可以停止，生命可以毀滅，但生命不可以開敗。如同海明威說的那樣：「你盡可把他消滅掉，可就是打不敗他」。在海南，眼前的一切，讓我思緒如流。在天涯海角、在日月灣、在牙龍灣，湛藍的海水、銀白的沙灘、嬉戲的人們、戲水的少年，讓人懂得了生命的價值。生命的質量是甚麼。泰戈爾有詩：「生如夏花之絢爛，死若秋葉之靜美。」該是對生命的質量最好的詮釋吧。還有椰林上跳動的旭日，落在檳榔樹上的一彎新月，在樹下行走的南國少女，讓人知道了生命應有的浪漫……海南，竟會讓我產生如此多的關於生命的聯想，關於美、燦爛的聯想。是的，人生太短暫，青春更是太匆忙，那些年少輕狂，被放大，被誇張的夢很快就被瑣碎的生活所淹沒，讓我們變得麻木、機械，無所適從，而現在，我知道，自己心中的青春夢還沒有完全消失，我對生命的暢想才剛剛開始。在海南，我找到了夢的去處，更找到了生命如此燦爛開放的理由……在三亞大東海的海濱浴場，一位領着小孫子在海中游泳的老人對我說：「活着真好！」我想，這是他人人生滄桑後對生命的感歎吧，尤其在海南這勃勃生機，生命盎然的土地上，最容易發出這樣的感歎。椰風吹拂着我，我靜靜地坐在海邊，靜靜地讀海，靜靜地讀海中升起的旭日，靜靜地讀海邊讀海的人群，靜靜地讀整個海南，靜靜地讀海南島上如此燦爛的生命。這個在我國陸地面積最小，海洋面積最大的省份，激起了我心中最美好的情思與無窮的幻想。站在海南的土地上，我怎麼也讀不夠它……海南，我與你短暫相識，但我已經深深地愛上了你，我還能踏上你的土地，深情地讀你嗎？！



海南藍天碧海的迷人風光。 網上圖片

早年走訪岳麓書院，曾對着教學齋門口一學以致用，莫把聰明付蠱蟲的門聯發了好一會。門聯的意思淺顯而精警，是勸論讀書人切莫讀死書，食而不化，善於應用所學到的知識，比單純地死記硬背更為重要。這與岳麓書院的著名校訓「博於道學，明於睿思，篤於務實，志於成人」互為輝映，都是在講述同一個道理——讀書不是一個死下功夫的過程，必須與思考、實踐相結合，才能達到最佳的效果。只不過道理雖然簡單，但真正做起來，又往往因人而異，有着不同的結果。究其原因，一是受功利思想的影響，一些人讀書的目的，是希望覓得一份好工作，或由此升職，掙取更高的薪金，如此讀書，能考當即可，至於能不能理解，能否將所學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或工作當中，反倒在其外。另外許多人閱讀，並不重視主體的樂趣，也不是為了自身的實際需要，興趣易受外界的引導，常有「趕時髦」閱讀的情況，甚而走紅就讀甚麼。如「國學熱」掀起的讀經典熱潮，「養生熱」導致的養生書籍大行其道，都是這種為「趕時髦」而閱讀的體現。但是，乍然介入

到從沒有接觸過的領域，缺少相應的體悟和思考的過程，書又會讀得索然無味，難以讀下去，自然也不會學到有用的東西。戰國末期的思想家荀子曾說：「研究字的人很多，唯獨只有倉頡一人著名；種莊稼的人很多，卻只有後稷被人記住；懂音樂的人很多，只有夔一個人有名聲流傳於後世；惟擅長制弓、浮游造箭、后羿善射、奚仲發明車，乘杜善於騎馬，造父精於駕車。這些人能被後世的人們記住。其意就是強調，學習應與實踐緊密結合，才能造就人才。西漢學者揚雄在寫給另一位著名學者劉歆的信裡說：我剛入仕的時候，自感過去沒有系統讀書，學問不足，卻又喜歡含義深遠、文辭優美的文章，所以主動求學，願意三年不領薪俸，以期心靜而專注地學習。皇帝同意了我的這「請求」，還讓尚書發給我六萬錢，供我作為筆墨費用，並允許我到皇家藏書的石渠閣裡讀書。一年後我寫出了《補》、《靈節》、《龍節》等作品，漢成帝非常欣賞，我讀書也更為方便。每有官員進京報工作，我總是會帶著筆墨前往，聽那些來自各地的老康及小吏講述發生在地方上的新奇事情，回來後就抄錄到木板上，作為文章寫作的素材，這樣做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七年了。揚雄能夠以辭賦揚名，就是善於消化從各方面學到的知識，學以致用的結果。而讀書的最高境界，就是善於應用所學，這是一個由「術」提升到「道」的過程，也是每一個讀書人都力求達到的層次。

蘇滄桑 福，終於找到了靈魂歸宿地——南太平洋上如同天地初開之時的塔希提島——離工業文明和複雜人際、禁錮慾望的道德標準都很遠，離天、陽光、土地卻很近。他娶了一個土著姑娘，即使孤獨、困苦、疾病纏繞，他的心靈仍如在宇宙般自由翱翔。「我由不了我自己，」他說，「一個人要是跌進水裡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無關緊要的，反正他得掙扎出去，不然就得淹死。」我們也不想淹死，怎麼辦呢？隱居？第一個問題：去哪兒？這世界，哪裡有最後的淨土？廟宇？山林？鄉間？哪裡有從前的孤山，西溪？從前的瓦爾登湖，塔希提島呢？第二個問題：怎麼養活自己？也許可以帶着積蓄，租個小屋租塊地，做一個農民，種菜，種地，養雞鴨，自食其力。能行嗎？病了？老了？有甚麼保障？誰照顧你？第三個問題，最關鍵的是，離不開，捨不下的，還是人——全家老小，親朋好友，還有來自陌生人的一些溫暖和感動。隱居，只能成為自我安慰的最後一個法寶——好歹還有這最後一條出路吧。於是，我們重拾心情，背水一戰。有一天，母親打電話說，她和父親在離杭州不遠的太湖源頭一個叫「白沙村」的地方，買下了農村性質的度假村裡一小間房間的30年使用權。這個村是中國生態示範村浙江第一村。他們輪流在電話裡激動地描述那兒的環境，山谷幽靜，滿眼翠竹，溪水淪急。他們說：「這是你們買，你和弟弟都在杭州，近，煩了累了，隨時去住一住，散散心。」知我者，父母啊！隨後，我們一家老小沿着溪流開車進村。正是悶熱的初夏時節，但我們開了空調，打開車窗，迎進一陣陣綠色的涼意和一個個綠色的印象：逆溪流而上，摸索到太湖源頭第一家，老房子大門敞開着，卻空無一人，雞鴨散落在竹林裡，門前門後的杏子樹，被果實壓彎了腰。杏子酸酸甜甜。兩位婦女在溪水洗菜，聊天，我們的孩子在溪水裡撈蝦玩。傍晚，在橫跨溪流的竹亭裡吃農家飯，蒼蠅

蚊子，居然一隻也沒有！夜裡，聽着門前嘩嘩的溪水聲入睡。清晨，在雞鴨鴨的叫喚聲中醒來。上午，坐在溪水邊嗑瓜子，吃剛從地裡摘的西瓜，退伍軍人老闆樂呵呵地拎着水壺過來給我們泡茶。一位老太太過來跟我們聊天，她也是杭州來的，和老伴一起在這兒住了兩個多月了。她說，春天可以自己挖筍。走的時候，我們停在一家路邊農家飯店吃飯。一對正吃着早中飯的小夫妻一看到我們過來，立馬放下碗筷，歡天喜地地起來招呼我們。他們從門前嘩嘩激流的溪水裡撈起團圓養着的包頭魚（魚居然不會被沖掉），又領着我們到屋旁的竹林挑雞，抓了一隻，直接就在水邊宰了，嚇得孩子們四下亂跑。這個地方的每個人，愛笑，看得出是打心眼裡的熱情和高興，讓人奇怪：他們怎麼這麼高興啊？母親說，他們上次來住的農家，左鄰右舍，上午一起先跳一會兒交誼舞，再忙生意，晚上空了，大家又湊一起，跳一陣子舞，也有打牌，聊天，龍鍾老太，天真稚兒，看上去都特別開心。毫無疑問，這是一塊福地。沒有甚麼特別的景點，沒有文化古跡，就是純粹的不是風景的風景，那麼深遠的一個地方，怎麼會有那麼多城里人去？無非，覺得他們過得好，羨慕了，就去了，就這麼簡單。真正的隱居地，永遠不是風景。山，不是風景，是生長農作物的生計。水，不是風景，是拿來喝的，用的。牛，是拿來耕田的。草垛，是拿來燒火做飯的。屋簷，是拿來接水的。一切，都不是用來給我們當作風景看看的。一切，都是和生活血脈相連的。這樣的地方，才是隱居者塵埃落定之處。感謝父母，我們沒空去想去做的，他們為我們做到了。以後有空，我肯定會去住住，寫點東西。雖然次數一定不會很多，但有了這樣一個實在的落腳點，心一下子踏實了，我已然在想像中隱居。孩子又問我：「我以後不生孩子行嗎？我不想讓自己和孩子重複無聊。我想多點時間做更有意義的事。」「行。」我毫不猶豫地回答她。這個承諾，也算是我作為一個母親，送給孩子的一塊隱居地吧。